

重刊王逸註楚辭序

陽湖陸氏煥

印

記

王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
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
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
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
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
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
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爲哉余嘗即二書而參
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
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憊也

若天問招蒐譎怪竒澁讀之多未曉析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決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余因思之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註參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註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絕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爲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以其

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爲政可知也已正德戊寅夏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楚辭目錄

第一卷

離騷經章句第一 屈原

第二卷

九歌傳章句第二 屈原

第三卷

天問傳章句第三 屈原

第四卷

九章傳章句第四 屈原

第五卷



遠遊傳章句第五 屈原

第六卷

卜居傳章句第六 屈原

第七卷

漁父傳章句第七 屈原

第八卷

九辯傳章句第八 宋玉

第九卷

招魂傳章句第九 宋玉

第十卷

大招傳章句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第十一卷

惜誓傳章句第十一 賈誼

第十二卷

招隱士傳章句第十二 淮南小山

第十三卷

七諫傳章句第十三 東方朔

第十四卷

哀時命傳章句第十四 嚴忌

第十五卷

九懷傳章句第十五王褒

第十六卷

九歎傳章句第十六劉向

第十七卷

九思傳章句第十七王逸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曖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對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墜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印。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

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勸。荒淫之意也。擿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志。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談。難與並能。美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

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唐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鎔毫。

楚辭卷第一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後學西蜀高第吳郡黃省曾校正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

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道徑云陳故上述唐虞
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五到反之敗與君覺悟
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
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
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
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
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
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

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
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

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墳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也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

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攝提貞于孟陬
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
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
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皇
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肇錫余
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
正中故賜我以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
美善之名也
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
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
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
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志意
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

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紛吾既有此內
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也
美兮貌盛又重之以脩能已之生內含天地之
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以安
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
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名也辟幽也芷
幽而香芳也
紉秋蘭以為佩
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也故行清潔者佩芳
德光明者珮玉能解結者珮鱗能決疑者佩玦
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
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
以自約
汨余若將弗及兮
汨去貌疾恐年歲之
束也
不吾與兮
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
相待而身朝蹇阨之木蘭兮
山名音毗攬力
老耄也

反中一本無洲之宿莽攬采也水可居中者曰洲

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

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

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

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

可變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也

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父春惟

住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木曰落也零一作茶恐美人之

遲暮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

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不撫壯

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不撫壯

而棄穢兮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

忠直之害也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領君務及

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乘驥驥以馳音

惑讒之度脩先王之德法也乘驥驥以馳音

騁兮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來

吾道夫先路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

也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

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群賢也言往古夏禹殷

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雜申椒與菌

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

具隕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

反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

紉夫蕙昌改反紉索也蕙菹皆香草也以喻

大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

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

夫先三后者稱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何桀

紂之昌被音披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具隕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

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

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云惟黨人之偷樂也論

以法戒君也阱似正反也論

語曰群而不路幽昧以險隘也論

黨偷苟且也也論

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

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也論

余身之憚大旦殃憚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后

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

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

也功忽奔走以先後武及前王之踵武

躡武也詩曰

躡武也詩曰

躡武也詩曰

躡武也詩曰

躡武也詩曰

大既遵道而得路

夫先三后者稱近

紂之昌被

捷疾也

故身觸陷阱

以法戒君也

言已念彼讒人

樂不知君道

余身之憚

難身之被殃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能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

以及遠明道德同也

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

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

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

至於滅云惟黨人之偷樂

也論

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

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

大旦

憚難也

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

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余成言兮初始生也成平也後悔遁而有他也言

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余既不

難夫離別兮遠曰別傷靈修之數化我竭忠見

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

畹兮或曰田之長為畹也又樹蕙之百畹畹樹種

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畦留夷

與揭反去謂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

畦留夷杜蘅雜以芳芷積累衆善以自潔復

芳留夷杜蘅雜以芳芷積累衆善以自潔復

也願竢時乎吾將刈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穫言

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

也其治雖萎絕其亦何傷兮絕落也哀衆芳之蕪

穢言已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

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循行忠信冀衆

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衆

皆競進而一作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憑不猷

乎求索索音所格反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

復於財利中心雖滿猶羗內怨已以量人兮楚

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

其志怨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

推棄清潔使忽駝驚務音一以追逐兮非余心

之所急言衆人所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我獨急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人急於

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恐修名

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

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已旦飲香木之

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言吞陰陽之精蒸動以香淨自潤澤也苟余情

其信姱瓜以練要兮苟誠也長頗古湛頷頷

亦何傷頷頷不飽貌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

雖長頗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何者擊木

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擊木

根以結蔭兮擊持已根貫薜荔之落藥貫累也薜荔香

草也緣木而生落落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

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

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

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索素各胡繩之纏纏胡繩香草也纏纏索好貌

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索各蹇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蹇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

之所服行也蹇難也言已服然雖為難法我雖

傲前賢以自修潔非本今世俗人所服佩

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

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

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

法以自率厲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一作生

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世將効

彭咸自沈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

李

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也余雖好修姱

申生雖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

口瓜以鞿音機羈音羈兮音兮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

反累之音信寒朝諄音信而夕替音替諄諫也詩云諄予不顧

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係既替

累矣故朝諫寒寒於君夕替而身廢棄也

余以蕙纒音纒兮音兮又申之以攬茝音攬又復也言

奔已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忠正之故也亦余

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意彌篤也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音悔行忠信執守清

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怨靈修之浩蕩兮

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怨靈修之浩蕩兮

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修謂懷

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

之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者以用心浩蕩驕放

悖音佩終不察夫民心者以用心浩蕩驕放

恣無有思慮終不察省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

相亂國將頃危也夫君不思古則忠臣被誅忠

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眾女嫉余之蛾眉

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

兮音兮眾女謂眾臣也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誣詿

卓謂余以善淫音淫眾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

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眾臣固時俗之

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用也

工巧兮佞音佞規矩而改錯音錯規方曰矩改更也錯

置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

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

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背繩墨以追曲兮音曲追猶

必亂政治危君國也

繩墨所以正競周容以為度音度周合也法度也言

其曲直也

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

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

李靖

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也屯屯音又鬱邑余侘加

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又又侘侘猶堂堂立貌也侘侘失志貌

駕反又又侘侘猶堂堂立貌也侘侘失志貌

住也楚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侘侘

各住曰侘侘猶堂堂立貌也侘侘失志貌

悵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寧溘蓋

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寧溘蓋

反死而流亡兮溘猶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

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驚鳥之不群兮驚執也

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驚鳥之不群兮驚執也

執服眾鳥鷹鷂之自前世一作而固然言驚鳥

類以喻忠正也自前世一作而固然言驚鳥

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

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于伯夷是也

何方圜之能周一云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

方鑿受圓納而能合者誰有異道屈心而抑志

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用也屈心而抑志

兮抑案忍尤而攘詬詬古豆反尤過也攘除也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伏清白

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

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王悔相道之不

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悔相道之不

察兮也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貌也詩云佇立

立以泣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

比干伏節死於義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

已之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還歸之也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

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進不入以離尤兮

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

退將復修吾初服忠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

故將復去修吾初製芰奇寄荷以為衣兮製裁

始清潔之服也

陵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芙蓉蘩集音芙蓉以為裳芙蓉

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

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

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

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

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人之服

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

玉堅而有潤澤雜糅也

唯昭質其猶未虧唯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

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

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遊目兮忽疾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

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

佩繽紛其繁

飾兮繽紛盛貌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芳

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

而衆咸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各有所樂或樂諛佞或樂貪淫

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

雖體解吾猶未

變兮非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循忠信以

不艾

女頰須音之嬋媛媛音兮嬋媛猶牽引也申

申其罵余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頰見已施行

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

李

重罵曰鮫音哀婞音脛直以亾身兮口女頰詞也鮫

顯頊後五世而終然歿乎羽之野堯使鮫治洪

水婞猥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汝

何博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婞音夸節音屈婞音屈婞音屈

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蹇蹇有此婞音屈婞音屈婞音屈

施失支以盈室兮也詩曰楚楚者蕢又曰終朝

采葦三者皆惡草以喻判獨離而不服音屈

衆人皆佩蕢葦象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

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

同故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音屈

群佞內被婞音屈婞音屈婞音屈婞音屈婞音屈

並舉而好朋兮也朋黨夫何榮音屈獨而不余聽

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余我也言此俗之人皆

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

獨何有聽用我依前聖以節中兮音屈喟憑心而

歷茲音屈喟嘆貌也歷數也茲此也言已所言皆依

心歷數前世成敗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

道而為作此詞也濟沅音元湘以南征兮音屈

湘水名也就重華而噉音屈詞重華舜名也帝繫

為帝舜葬於九嶷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

舜噉詞自說稽疑聖帝啓九辯與九歌兮音屈啓禹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夏康娛以自縱夏康

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

巷圖謀也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

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洛失尊位也

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洛汭作五

子之歌此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又好射

逸篇也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

夫封狐佚田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止其

國一作亂流其鮮終兮鮮泥又貪夫厥家泥

也泥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

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泥使為國

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

勢羿田將婦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

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澆身被於服一作強圉兮

身即滅也故言鮮終政澆身被於服一作強圉兮

澆寒泥子也縱欲殺而不忍放也言泥取羿

強圉多力也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日康娛以自忘兮康安厥

慾以殺夏后相也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

首用夫顛隕既滅殺弑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

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

而墮地論語曰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自此以上羿澆寒泥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

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后

辛之殖側魚醢兮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

醬曰殷宗用之不長伯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

醢曰殷宗用之不長伯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

宗遂絕不湯禹嚴而祗敬兮嚴畏也周論道而

得長久也湯禹嚴而祗敬兮嚴畏也周論道而

莫差七何反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莫差七何反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

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舉賢才而授能兮修

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

繩墨而不頗賢用能不顧左右修用先聖法度

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

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皇天無私阿兮私所私

為覽民一作德焉錯輔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

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

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

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

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

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

主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相觀民之

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武之所

忠俠之謀窮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其真偽也

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

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沾音余身而危死節一本無兮

沾猶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

危也士我志所樂不量鑿造而正衲兮量度也正

終不悔恨也以鑿固前修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

孔也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臯過而身殆矣

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等人是

也曾一作歔歔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歔懼貌或

聲也鬱邑憂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

也邑一作悒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

浪浪而流猶引取柔懷香草以自跪敷衽以陳

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陳辭於重華道昇耿吾

辭兮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梧也既得此中正

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薙醢乃長跪而布

衽俛首首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

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駟玉虬以

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思也乘鷲兮

海經云鷲身有五角曰虬鷲鳳皇別名也山

以為盭於盭埃風余上征盭猶掩也埃塵也言

車飾此駕鳳車掩塵埃而上朝發軔於蒼梧兮

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朝發軔音刃於蒼梧兮

輪木也蒼梧舜之所葬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也在崑

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欲少

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

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鑊也文如連瑣楚

有青瑣也言未得入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

門故欲少住門外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

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吾令羲和弭

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吾令羲和弭

反節兮義和日御也望崦嵫而未

一作迫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中有虞

勿用欲令日御案節徐行望日所入之路曼曼

山且勿勿附迫近冀及歲時遇賢君也其修遠兮

長吾將上下而求索所格反言天地

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飲余馬於咸池

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也飲余馬於咸池

兮咸池日浴處也揔余轡乎扶桑揔結也扶桑日所拂

賜谷浴乎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

以潔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折若木以拂

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聊逍遙以相羊

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

能制也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

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前

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後飛廉使

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

命於後以吉百姓飛廉風伯神名也或曰鸞皇

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也鸞皇

為余前戒兮鸞後鳥也皇風雌也雷師告余以

未具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

嚴裝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

未具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

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飄風屯其相離兮為飄

也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合也率一作雲霓而

來御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

惡之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紛總總其

離合兮紛盛多貌總總斑陸離其上下斑亂貌

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

可知吾令帝閭闔關兮帝謂天帝也倚閭闔而

望予音與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

而距我使我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闇昧也結幽

蘭以延佇言時世闇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世

溷濁而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

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也。淮

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

登閭

浪音

風而縹

音

馬閩風山名

也在崑崙之上縹馬繫馬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

潔淨閩風清明言已修清白之行不解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

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閩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已同心舊說高丘楚地名也。壻吾

遊此春宮兮

壻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

折瓊枝以繼佩

也言

已行游奄然在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

及榮華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也落墜也。

相下女之可詒

音移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

王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雷師

求宓妃

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

與并心

解佩纒以結言兮

纒佩帶也

吾令蹇修以為

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

蹇修而為媒理也伏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輝畫呼麥反音

其難遷

緯縵垂戾也遷徙也言蹇修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讓

人復相聚也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夕歸次

垂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朝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于流沙也。濯髮乎洧盤

出崑崙水名也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

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滄盤之
水遁世隱居而不屑仕也
保厥美以驕教兮

侮慢曰教日康娛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

戲無有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
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違去相弃而

更求賢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良也

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
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望瑤臺之偃蹇兮

日瑤詩曰報之以見有娥
音戎之佚女
有娥國名

瑗瑤偃蹇高貌也
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諭真
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

有娥氏有美女為建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毒可殺
鳩告余以不

好言我使鳩為媒
以求簡狄其性讒
雄鳩之

鳴逝兮
逝往也
余猶惡其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

命而往其性輕佻
巧利多語
心猶豫而狐疑兮

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欲自適而不可
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

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
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鳳皇既

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
帝嚳曰高辛氏為帝嚳

帝嚳次妃有娥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
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

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
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用以自適又

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者也
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妃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
虞國名姓舜後也昔

寒泥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綸縉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
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
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理弱而
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
媒拙兮弱劣也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効少康
媒人弱鈍故達言於君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善而稱惡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
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也
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哲王又不寤寤覺也
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
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
孝已也是也何況不智之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君而多閹蔽固其正也
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

乎意欲復去也索蔓一作茅以筵筭兮索取也蔓茅靈
也楚人名結草命靈氣爲余占之靈氣古明占
折竹以卜曰筭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
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上去留使明智
靈氣占其凶吉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靈
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
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
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言我思念
豈獨楚國有君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臣而可止乎
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
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世幽昧
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也
以眩曜兮眩曜惑孰云察余之善惡屈原荅靈
亂貌

人君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民好惡其

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言天下萬民之所好

惡其性不同此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

非芳草一謂幽蘭兮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

名米臺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覽察

草木其猶未得兮視豈理音美之能當也相王

善言理人六十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

觀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

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蘇糞壤

王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

臣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謂申椒其不

芳謂申椒臭而不香言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

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巫咸將

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懷椒糝音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也糝精米所以享神也言巫

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糝要之使筮者占

茲言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續其並迎翳蔽

之事也盛貌也九嶷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糝則將

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嶷之神紛然迎我知

已之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告余以吉故

志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

也上謂君求榘矱之所同榘法也矱度也言當

下謂臣也察賢臣與已合法度者湯禹儼而求合兮

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湯禹儼而求合兮

也擊咎繇而能調擊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調和也言湯禹至聖猶敬

承天道其匹合得伊尹咎繇苟中情其好修乎

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論左右之臣也言誠能

君自舉用之不必說操築於傅巖兮傅巖地名

須左右薦達也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

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求之

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

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也

呂望之鼓刀兮呂

公之氏姓

也鼓鳴也

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

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

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

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

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

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

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

寧戚

之謳歌兮衛人齊桓聞以該輔德不用退而商

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

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

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

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鷦音鳩之先鳴兮鷦鷯一名買鷦常使夫百草

為之不芳言我恐鷦鷯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

至使忠直之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衆

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惟此

黨人之不諒兮諒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

行共嫉妬我正直也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言時世濁濁善惡變易蘭芷變而不芳

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

化而為管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何昔日之芳

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

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

日明智之士今皆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

佯愚狂惑不顧也也余以蘭為

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

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羗無實而容長實誠

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

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

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

質正直之性隨俗誦佞苟欲列椒專佞以慢惰

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

兮椒楚大夫子椒殺又欲充夫佩幃音輝椒菜

而非以喻子椒佞賢而非賢也幃音熹也椒

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

慢使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既于進而

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務入兮干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

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

而從之者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反列車

疾之甚也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惟茲

佩其一一作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也言已內行

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芳非非而難虧

兮歌辭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

盛至今尚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

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也下謂臣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折瓊

棧以為羞兮羞蓋精瓊糜反悲以為糧音良精鑿

以為脯精鑿王屑持以為糧食飯飲香潔翼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

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王之車文章雜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

疏而流遁也自遭吾道夫崑崙兮名轉曰遭河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兮歌辭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

盛至今尚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

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及余飾

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也下謂臣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折瓊

棧以為羞兮羞蓋精瓊糜反悲以為糧音良精鑿

以為脯精鑿王屑持以為糧食飯飲香潔翼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

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王之車文章雜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

疏而流遁也自遭吾道夫崑崙兮名轉曰遭河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路修遠以周流

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

入于流沙遵赤水而容與與游戲貌也言吾行忽然而

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麾蛟龍以梁津行遠方動以潔清自灑飾也

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以蛟龍為橋乘以渡水

侶穆王之越比詔西皇使涉余詔告也西皇帝

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路修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遠以多艱兮難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

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路不周

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指西海以為期指

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

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屯余車其千乘兮陳

齊王軼而並馳軼也車轄也乃屯轍我車

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駕八龍之婉婉兮婉

龍飛載雲旗之委蛇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

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言已

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

行之邈邈而遠莫能逮及聊暇日以媮樂言

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聊暇日以媮樂言

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也

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忽臨睨夫舊

鄉曉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

憂猶復顧視楚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

顧而不行胡郎反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故去

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亂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揔攝其行要也屈原

後結括一言以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

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闕其戶闕

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

忠信之故自傷之詞復何為思故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

鄉念楚國也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

也處

叙曰昔者孔子音哲歆聖明詰音哲天生不王俾定經

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

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

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

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

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

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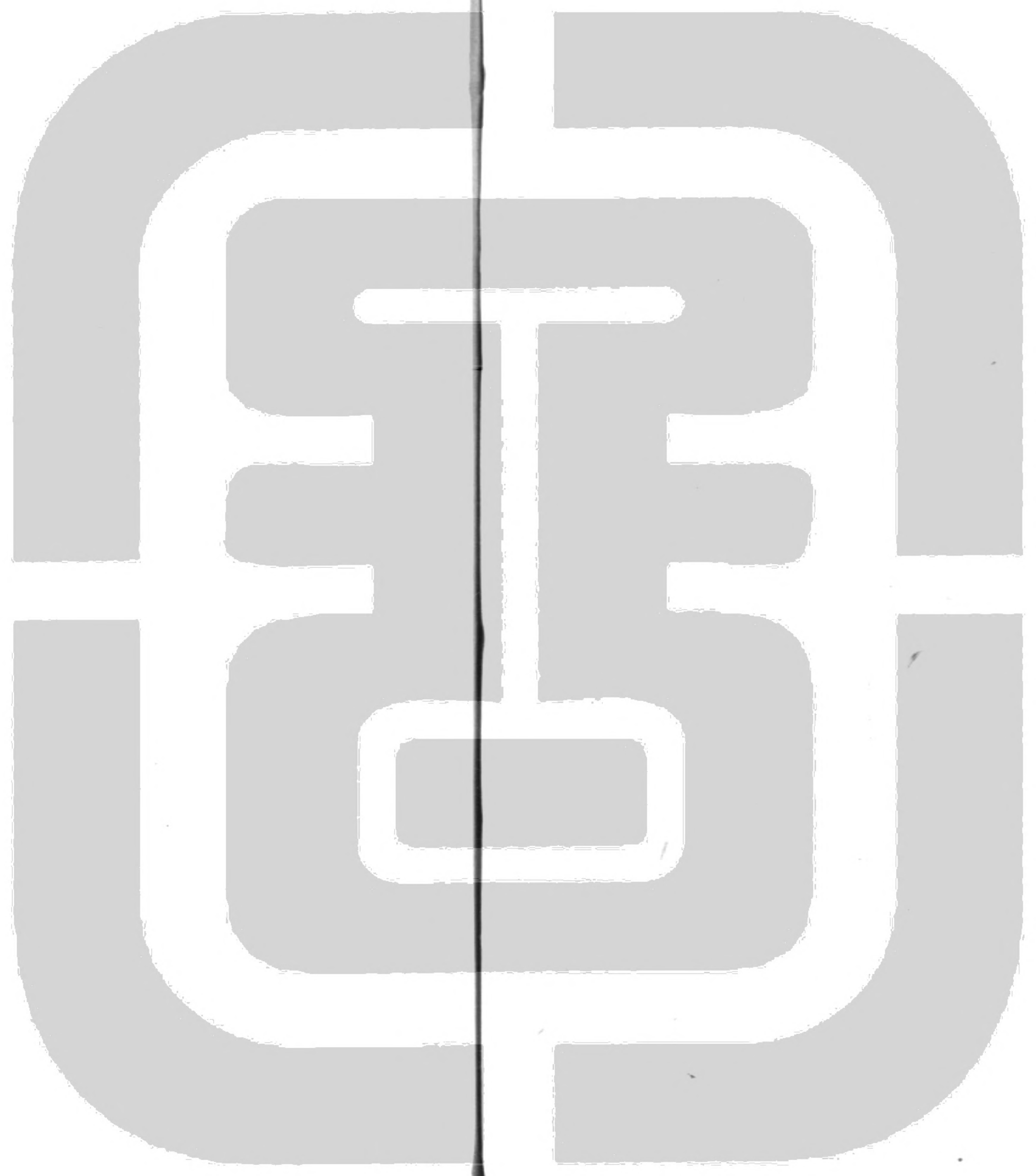
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

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與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

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者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於時反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

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
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
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
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
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
者以爲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
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
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
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搵洲之宿莽
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王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
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
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
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
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
竊其蕤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壘罔極
永不刊滅者也

楚辭卷第一



金鑑

卷一

